ing, staying, drawing goods instead of the ticket for riding in the Tang times.

**Key words:** the Tang and Song times post posthouse-hotel delivery station posthorse post-ticket



# 契丹大字《耶律昌允墓誌銘》之研究

劉鳳翥 王雲龍

## 一 前 言

內蒙古自治區赤峰市元寶山區文物管理所於 2000 年 8 月在該區小五家子回族自治鄉大營子村的塔山前清理了遼墓一座。墓門高 6.5 米，寬 3 米，爲磚砌倣木結構，牆面隱約可見已脱落殆盡的彩繪。甬道高 2.7 米，寬 1.47 米，長 2.5 米。因早期被盜，墓室已坍塌。8 月 12 日，在墓道和墓室結合部清理出墓誌兩盒。一爲契丹大字《耶律昌允墓誌》（以下簡稱《允誌》）；一爲漢字昌允妻《蘭陵郡夫人蕭氏墓誌銘》（以下簡稱《蘭誌》）。根據《蘭誌》，此蘭陵郡夫人即曾經建立靜安寺並樹立《大遼大横帳蘭陵郡夫人建靜安寺碑》（以下簡稱《靜安寺碑》）的那位蘭陵郡夫人。

《允誌》誌蓋呈正方盝頂形，每邊長 66.5 厘米，厚 20 厘米。四週斜面刻十二生肖神像，中央臺面陰刻契丹大字三行共 12 字，譯爲漢字爲“故耶律觀音太師之墓誌”。觀音是昌允的字或小字。誌石亦呈正方形，每邊長 66.5 厘米，厚 16.5 厘米，陰刻契丹大字 30 行，共 878 字。《蘭誌》無蓋，誌石長 66.5 厘米，寬 59 厘米，厚 13 厘米，陰刻漢字 35 行，共 908 字。

現對《允誌》中的契丹大字作些解讀，並對《蘭誌》作些考釋。如有不妥之處，尚乞海内外博雅不吝賜教。

## 二 對《允誌》的解讀

解讀契丹大字的難度非常大。中外學者經過六十餘年的努力所取得的解讀成果用兩頁半紙足可表達[①]。這兩頁半紙的解讀成果爲我們繼續前進奠定了基礎。我們本着以已知求未知的原則，對《允誌》的某些部分作些解讀。至於《允誌》全文之解讀，尚有待於來日。

順便説明，爲了印刷的方便，行文中儘量少出現契丹字。凡提到《允誌》中的契丹大字一律用文末所附《允誌》摹本中的釋文代替。

### (一) 對《允誌》題目之解讀

當我們最初看到《允誌》前四行時，根據前面提到的兩頁半紙的解讀成果，只能認出諸如於義爲“軍節度使”、“慈州”、“觀察”、“檢校太師”、“衛”、“將軍”、“刺史”、“軍州事”、“漆水郡”、“觀音”等少數幾個音譯漢語借詞的契丹大字。我們又根據《蘭誌》耶律昌允的官銜爲“建雄軍節度使、崇禄大夫、檢校太師、右千牛衛上將軍、知涿州軍州事”。刻於咸雍八年（1072）的《靜安寺碑》則稱昌允的官銜爲“檢校太師、左千牛衛上將軍、知涿州軍州事”[②]。《蘭誌》的“右千牛衛”，在《靜安寺碑》中作“左千牛衛”。一字之差，亦足參考。我們再根據擔任職事官“知涿州軍州事”者一般都有與其配套的遥授官、品階、散官、憲銜、勳、爵、食邑等這樣一種格式，例如蕭德順的官銜爲“永清軍節度、貝州觀察、處置等使，金紫崇禄大夫、檢校太尉、使持節貝州諸軍事、貝州刺史，知涿州軍州事、兼管内巡檢、安撫、屯田、勸農等使，兼御史大夫、上柱國、蘭陵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五百户，食實封一百五十户”[③]，可知其中的“永清軍節度、貝州觀察、處置等使”和“使持節貝州諸軍事、貝州刺史”爲遥授的虚銜。永清軍設在貝州，其地不在遼境。五代的後晉和後漢均曾在貝州（州治在今河北省臨西縣境内）設永清軍。“金紫崇禄大夫”是品階。“檢校太尉”是散官。“御史大夫”是憲銜。“上柱國”是勳。“蘭陵郡開國侯”是爵。蕭德順的實際官銜即他的職事官僅僅爲“知涿州軍州事”，也就是涿州的知州。“管内巡檢、安撫、屯田、勸農等使”又是“知涿州軍州





事”者必須兼任的職務。又如耶律昌允的兒子耶律佶的官銜爲“銀青崇禄大夫、檢校司空、使持節安州諸軍事、安州刺史、充本州團練使、知涿州軍州事、兼管内巡檢、安撫、屯田、勸農等使、兼侍御史、輕車都尉、漆水縣開國侯、食邑一千户、食實封一百户”[④]。蕭福延的官銜爲“泰寧軍節度，兖、密等州觀察、處置等使，崇禄大夫、檢校太師、左驍衛上將軍，使持節兖州諸軍事、行兖州刺史，知涿州軍州事、兼管内巡檢、安撫、屯田、勸農等使，御史大夫、上柱國、蘭陵郡開國公、食邑三千八百户、食實封三佰捌拾户”[⑤]。我們根據這些模式可以把上述僅僅認識幾個契丹大字的《允誌》前四行全部解讀爲“建雄軍節度使，晉、慈、隰、汾（絳?）等州觀察、處置等使，崇禄大夫、檢校太師、左千牛衛上將軍、使持節晉州諸軍事、行晉州刺史，知涿州軍州事、兼管内巡檢、安撫、屯田、勸農等使，御史大夫、上柱國、漆水郡開國公、食邑七千五百户、食實封柒佰伍拾户耶律觀音太師之墓誌”。

通過上述解讀，我們發現這四行契丹大字原來是墓誌的題目。其中除了“耶律”和“之墓誌”的“之”兩個單詞之外，其他均爲漢語借詞。“耶律”一詞的解讀，是根據前後文意假定的，是否正確尚待來日之驗證。我們還發現契丹大字基本上是音節拼音文字。一般一個契丹大字就是一個音節。但也有少數契丹大字是多音節，例如契丹大字年號“重熙”中的第二個契丹大字，與它同義也應同音的契丹小字是用六個契丹原字拼成的一個多音節的單詞。此契丹大字也必然是一個多音節的單詞。多數情況是用一個契丹大字音譯一個漢字，也有時用兩個甚至三個契丹大字音譯一個漢字，例如漢字“建”、“雄”、“等”、“牛”、“上”、“行”、“内”、“巡”、“勸”、“農”、“開”、“封”，都是用兩個契丹大字音譯的。漢字“元帥”的“元”是用三個契丹大字音譯的。讀音相同的不同漢字用同一個契丹大字來音譯。例如“軍”和“郡”、“使”和“師”及“史”、“慈”和“刺”、“觀”和“管”、“置”和“知”、“夫”和“撫”、“檢”和“兼”、“諸”和“柱”、“食”和“實”，等等。我們還發現契丹語中没有漢語中的四聲現象。用兩個契丹大字音譯的不同漢字如果聲母相同或相近，則用同一個契丹大字音譯它們的聲母，例如音譯漢字“内”、“農”兩個漢字聲母的契丹大字是同一個字。音譯漢字“内”、“農”聲母的契丹大字並不是音素[n]，而是音節[nu]。因爲它可以音譯漢語人名“王家奴”的“奴”[⑥]。這再

次説明契丹大字是音節拼音文字，而不是音素拼音文字。用兩個契丹大字音譯的不同漢字如果韻母相同或相近，則用同一個契丹大字音譯它們的韻母，例如音譯漢字“雄”、“農”、“封”等漢字韻母的契丹大字是同一個字。音譯“建”、“勸”兩個漢字韻母的契丹大字也是同一個字。這也説明，契丹大字基本上是表音文字，而不是表意文字。同音不同義的衆多單詞用一個字來表達，這樣可以減少契丹大字的數量。

耶律昌允的官銜“建雄軍節度使”雖然没有寫明是遥授，但實際上是遥授。因爲“建雄軍”不在遼境，而在五代的轄境。五代時期的後唐、後晉、後漢、後周均有“建雄軍”的建置，其地在晉州（今山西省臨汾）[7]。晉州附近有慈州、隰州、汾州、絳州。現代漢語中的團音［tɕ］、［tɕh］、［ɕ］分别是由［ts］、［tsh］、［s］這套尖音和［k］、［kh］、［x］這套團音受同化作用發展而來的[8]。契丹語中有［ts］、［tsh］、［s］不分的現象。所以我們把以前釋爲“信州”的契丹大字在此釋爲“晉州”。“慈州”和“隰州”的釋文也與以前的擬音相符合。音譯“汾”的契丹大字以前没有考釋過，究竟是“汾”還是“絳”，還没有把握，姑且暫時釋爲“汾”，特立此假説，以待來日之驗證。我們根據《靜安寺》的記載，把《允誌》中“千牛衛”上面的一個字釋爲“左”，連起來爲“左千牛衛”。因爲音譯漢字“左”的契丹大字是直接借用的漢字“乍”。“左”與“乍”同音。《蘭誌》和《靜安寺碑》都是在耶律昌允死後刻的。對耶律昌允的事迹雖均具有蓋棺論定的權威性，但《靜安寺碑》比《蘭誌》刻得早，更具有權威性。

## （二）契丹大字中的遼代國號

通過多件契丹小字資料的對比研究，我們發現在漢字文獻中，契丹王朝的國號雖然兩次稱契丹，兩次稱遼，稱契丹和稱遼的時間各一百餘年，但在契丹小字資料中無論何時均稱國號爲契丹。一般爲“大中央哈喇契丹國”[9]。也有個别情況稱“大契丹哈喇國”者，例如契丹小字《耶律宗教墓誌銘》即如此。“哈喇”不是國號的組成部分，僅是“國”的修飾語。正如同“大中華國”和“中華大國”中的“大”一樣。契丹大字資料中也出現了國號，但以前未能解讀。由於《允誌》前四行的解讀，終於打開了缺口。契丹小字“哈喇契丹”的





“哈”被用來音譯漢字“虎”。“虎”與“户”同音。《允誌》前四行出現了“食邑七千五百户”。音譯漢字“户”的契丹大字恰恰出現在靠近國號的部分。我們把它構擬爲“哈喇契丹”的“哈”，則契丹大字的國號迎刃而解。例如契丹大字《永寧郡公主墓誌銘》第 1 行的前八個字即爲“大中央哈喇契丹國”之義[10]。契丹大字《耶律習涅墓誌銘》第 1 行的前六個字爲“大中央契丹國”之義。契丹大字《蕭孝忠墓誌》第 1 行前五個字爲“哈喇契丹國”之義。此《允誌》第 5 行的前六個字爲“大契丹哈喇國”之義。其格式與《耶律宗教墓誌銘》完全一致。契丹大字和契丹小字資料中至今均没有發現哪怕一例稱國號爲“遼”的情況。這就説明契丹王朝有時把民族色彩比較濃厚的國號“契丹”改稱爲中性的“遼”，是改給説漢語、用漢字的漢人用的，至於説契丹語、用契丹字的契丹人則始終稱其國號爲“契丹”。這種爲籠絡漢人尤其是燕、雲十六州地區的漢人而實行的“一國兩號”是契丹王朝的一大發明。統治是目的，國號是手段。爲了達到鞏固統治的目的，手段可以靈活多樣。

契丹小字中的“契丹”一詞是由劉鳳翥最先釋出的[11]。現已得到國内外内行學者的一致認同。惟獨對劉鳳翥所釋讀的“哈喇”一詞在學界意見還不一致。在此順便多説幾句。王弘力先生最早釋此詞爲“虎斯”，義爲“强盛”[12]。清格爾泰教授採納了這種觀點[13]。這種觀點的要害在於“斯”的讀音全憑主觀臆測，並没有提出哪怕一條很薄弱的證據。女真文字是參照漢字、契丹大字和契丹小字創製而成。在某些場合下，參照女真文字來解讀契丹文字是可行的。我們在解讀契丹小字“哈喇”一詞的音“喇”的原字時，曾經舉出一個字形與之相同讀音近似“喇”而爲“林”的女真文字[14]。我們現在解讀的契丹大字“哈喇”一詞中音“喇”的字，在女真文字中，也有一個字與此音“喇”的契丹大字“”字形和字音都非常相似，字形僅比音“喇”的契丹大字多一點。那就是［德國］葛魯貝《女真語言文字考》中的第 142 號單詞女真語“騾”的第一個音節“”，其讀音爲“老”[15]。反對釋讀“哈喇”者所持的理由是契丹小字“哈喇”中音“哈”的原字可以音譯漢字“虎”。“哈”與“虎”的元音不同。契丹語和漢語的音位並不完全相同，在互相音譯時，元音不一致是常有的情況。例如在契丹小字中，音譯人名“涅魯古”的“魯”音節的原字又可音譯人名“蒲打哩”的“哩”。“魯”和“哩”的元音也不一致。在契丹小字《耶律

弘用墓誌》中，作爲耶律弘用父親名字的契丹小字單詞，根據已知的原字擬音和《遼史》的記載，可音譯爲“訛里本”。同一個契丹小字單詞，根據耶律（韓）迪烈妻子的漢字墓誌可音譯爲“烏盧本”。“訛”與“烏”，“里”與“盧”的元音也不一致。因此，不可過於拘泥。

## （三）耶律昌允的先輩

《允誌》第5行的“天□皇帝”是專指遼太祖。第6行的“天子皇帝”是專指遼太宗。這是在説明墓主人的先輩與遼代宗室的關係。《靜安寺碑》有“今太祖天皇帝總百年之正統，開萬世之寶系。公族衍盛，枝葉芬茂。故南大王諱璟，即帝之房孫也。故左金吾衛上將軍諱寧，即公之長子也。故檢校太師、左千牛衛上將軍知涿州軍州事諱昌允，即金吾之子也”。由此可知，耶律昌允的祖父耶律璟是遼太祖的“房孫”。“房孫”即堂孫，有别於嫡孫。遼穆宗也叫耶律璟，是遼太祖的嫡孫，遼太宗之子。如若在其他朝代，敢與皇帝重名，是犯禁的。避諱制度在遼代並不很嚴格。重名的現象在遼代很普遍。《靜安寺碑》中的耶律璟即《遼史》中的耶律景。《遼史》卷13統和十二年（994）正月條載：“壬戌，以南院大王耶律景爲上京留守，封漆水郡王。”這個耶律景就是《遼史》卷84有傳的耶律海里。海里是契丹名，景是漢名[16]。耶律海里本傳説：“久之，復爲南院大王，……海里在南院十餘年，鎮以寬靜，户口增給，時議重之，封漆水郡王，遷上京留守。”其事與耶律景的情況相吻合。海里本傳又説：“耶律海里，字留穩，令穩拔里得之長子。”耶律拔里得《遼史》卷67有傳。其本傳説：“耶律拔里得，字孩鄰，太祖弟剌葛之子。”這就説明耶律海里即耶律景是遼太祖弟剌葛之孫，也就是太祖的“房孫”。《允誌》第5行的“天□皇帝之同胞之弟”應指剌葛。“第三子孩鄰”就是説的耶律拔里得的情況。現在説一下契丹大字“同胞”一詞的解讀理由。字形作“”的契丹小字有“南”、“胞”二義[17]。説明在契丹語中，“南”、“胞”二單詞同音。同是記録契丹語的契丹大字也應“南”、“胞”二單詞同音。字形作“南”的契丹大字最初的含義爲“南”，但不讀漢語“南”，而是用契丹語來讀。由於契丹語中，“南”、“胞”二單詞同音，又由於契丹大字也是表音文字，所以字形作“”的契丹大字也含有契丹語“胞”和“同胞”的意思。





《允誌》第7行和第8行的“令公之長子留隱·海里大王”和“五院大王、上京留守、郡王”就是指耶律昌允祖父耶律璟。其中的“郡王”即“漆水郡王”之省稱。《允誌》第9行的“太師”、“金吾衛上將軍”等均爲耶律昌允的父親耶律寧的官銜。

## （四）耶律昌允之生卒年及其生平

耶律昌允的出生日期出現在《允誌》第10行。此行出現的“觀音太師”是主語。根據已有的解讀成果，可以很容易地釋出“統和十八庚子年”。關鍵是月份和日子的干支。表示天干的五個契丹大字已全部釋出[18]。在上述的兩頁半紙中雖然也列出了表示部分地支的八個契丹大字，然而由於契丹大字《永寧郡公主墓誌銘》的出土，使我們能够對以前釋得不正確的“辰龍”和“申猴”作了修正，並釋出了“戌狗”和“亥猪”[19]。根據本《允誌》第20行“清寧八壬寅年”的釋文，又確認了契丹大字中的“寅虎”。《允誌》第10行“庚子年”下面的六個契丹大字捨“甲戌月辛未日”莫屬。再下面的兩個契丹大字爲“生”。這樣，又釋出了契丹大字中“未羊”。“甲戌月”應爲九月。統和十八年九月的朔日爲乙亥[20]。以此推算，“辛未日”則爲二十六日。統和十八年（1000）九月二十六日就是耶律昌允出生的日子。根據閻萬章先生《錦西西孤山出土契丹文墓誌研究》一文所附的《夏曆月建表》[21]，統和十八年九月的月建不作甲戌，而作丙戌。究竟是原石刻寫有誤還是我們解讀有誤？尚待今後新出土資料的驗證。

《允誌》第17、18兩行的“清寧七辛丑年十二月庚辰朔二十一庚子日寅時”是耶律昌允死亡的日子和時辰。“時”字之下的“於”是時位格詞尾，是表示在什麽時候。再下面的“歲六十二”是耶律昌允享年的歲數。清寧七年是公元1061年。《允誌》第20和21行的“清寧八壬寅年九月乙巳朔二十六庚午日卯時”是耶律昌允埋葬的日子和時辰。

《允誌》第19行的“佛山之足”是耶律昌允埋葬的地點。契丹大字“佛”的字形等同於漢字“全”。我們推測，契丹人創造契丹大字時把漢字“全”的字形借入契丹大字之中，最初仍用“全”的字義，但不讀漢字“全”的音，而是用契丹語讀。在契丹語中，可能“全”與“佛”同音，由於契丹大字是表音

文字，故字形“全”也能釋爲“佛”。這一點從契丹語的親屬語言中也能得到證明。例如達斡爾語“佛”讀［barkan］，“全”讀［bologu］[20]。蒙古語族的其他語言也多數是“全”和“佛”均爲以［b］輔音開始的單詞。有“全”和“佛”之義的契丹大字“**全**”的音值不妨構擬爲［bor］。據《靜安寺碑》，早在耶律昌允逝世前一年的清寧六年（1060）就開始動工興建靜安寺，至咸雍八年（1072）竣工。其間還修建了舍利塔。有了塔才出現了“塔山”的山名。耶律昌允入葬時還不應有“塔山”之名，但《允誌》第 29 行有“大康十年六月五日”的紀年。大康十年（1084）上距耶律昌允入葬時間已達 22 年，距靜安寺建成也有 12 年。因此，《允誌》不是在耶律昌允下葬時埋入的。在《允誌》第 22 行出現“塔山”字樣也是説得通的。

《允誌》第 11 行的“歲三十二於”按漢語語序爲“於三十二歲”。這可能是耶律昌允開始做官的歲數。此行中的“北院”是耶律昌允開始做官的機關。《允誌》第 12 行的“太保、大將軍之號封”按漢語語序爲“封太保、大將軍之號”。這是耶律昌允最早得到的封號。同行的契丹大字“黄龍府之事”的解讀的理由如下：根據對契丹小字《蕭圖固辭墓誌銘》和《撒懶·室魯太師墓誌碑》的解讀，從而得知契丹語中的“黄龍府”爲漢語借詞。我們解讀的契丹大字“黄”，在字形上與漢字“黄”近似。契丹語漢語借詞“龍”由兩個契丹大字拼成，第二個字爲韻母，此字在《允誌》前四行曾作音譯漢語借詞“雄”、“農”、“封”等字的韻母。“雄”、“農”、“封”的韻母均與“龍”的韻母相同或相近。所有格詞尾“之”早已被釋出[21]。契丹語中的“事”可以爲漢語借詞，也可以不是漢語借詞，例如前面第 2 行的“知涿州軍州事”的“事”即爲漢語借詞。契丹小字《韓高十墓誌》第 26 行的“奉聖州之事知”[22]中的“事”即爲契丹語所固有的單詞，音［uei］[23]。《允誌》第 12 行釋作“事”的契丹大字在契丹大字《故太師銘石記》第 40 行音譯漢語借詞“檢校太尉”的“尉”[24]。恰音［uei］。故在此處可釋爲“事”。“事”字既已釋出，按着遼代的官制和契丹語的語序，“事”字下面的一個或兩個契丹大字應該於義爲“知”，但此處還不能這樣説，因爲第 14 行、第 15 行和第 17 行所釋的“知”更合適一些。我們僅僅知道耶律昌允在黄龍府做過官。以下解讀的一些官名均爲墓主人耶律昌允所擔任的官銜。





第 13 行的“同州”亦可釋爲“通州”或“銅州”。遼代的“同州”“通州”和“銅州”均在東京道。在此處我們姑且釋爲“同州”，是否正確尚待來日之驗證。“同州”之下的一個契丹大字爲契丹語中 u 類元音名詞的所有格詞尾[25]。再下面的兩個契丹大字爲官名。其中的第一個契丹大字目前尚不能構擬其音值。第二個契丹大字音［ʃi］。一個州的長官的官名無非是“刺史”、“節度使”、“觀察使”之類，但這些官名均已解讀，都不是上述的兩個字。以前曾把這兩個字姑且假定爲“刺史”或籠統地稱之爲“首長”[26]。目前仍須如此。這一單詞在本行兩次出現。第 15 行最後兩字也是這個單詞，只不過該單詞的第二個字換了一個同音字而已。第 13 行的“都監”雖是官名，但還不能解讀出耶律昌允究竟是什麽部門的都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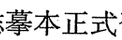
第 14 行的“興中府”的解讀理由如下：“府”是已知的漢語借詞，遼代共有五京七府。除了上京臨潢府、東京遼陽府、中京大定府、南京析津府、西京大同府之外，在東京道還有黄龍府，在中京道還有興中府。此處被釋爲“興”和“中”的兩詞各由兩個契丹大字拼成，各自的韻母讀音已被構擬。音譯“興”字韻母的契丹大字音［iŋ］[27]。音譯“中”字韻母的契丹大字在前四行作爲音譯漢字“雄”、“農”、“封”的韻母。根據這些已知的讀音，此處的“府”在遼代七府中捨“興中府”莫屬。“興中府”下面的一個契丹大字爲所有格詞尾。再下面的契丹大字應爲官名，可惜目前尚不能解讀。我們僅知耶律昌允在興中府做過官，但不知做何官。

《允誌》第 14 行的“中京之同知”，除了“之”爲所有格詞尾之外，其他均爲漢語借詞，根據已知的擬音，很容易把它解讀出來。原墓誌在“東京之副留”之下顯然脱一“守”字。下面説一下解讀“東京”之理由。根據對契丹小字解讀的成果，在契丹語中，“上京”的“上”和“東京”的“東”均不是漢語借詞，而是契丹語所固有的單詞。在契丹小字中，它們均由兩個原字拼成，第二個原字相同，均音［r］。契丹語單詞“上”又於義爲“宫”、“院”和“面”，因爲它們是同音詞。我們在第 8 行所釋的“上”和在此處所釋的“東”均由兩個契丹大字拼成。它們的第二個字字形相同，互相都吻合而不矛盾。

根據《靜安寺碑》和《蘭誌》，耶律昌允最後的職事官爲“知涿州軍州事”。這一官名在《允誌》第 2 行是以漢語借詞的形式出現的。在第 17 行的

"涿州"一詞仍爲漢語借詞，"涿州"之下的"之事知"則爲契丹語。"之事"二詞在前面討論"黄龍府之事"時已經考釋清楚，在此不再贅述。現在討論契丹大字中契丹語"知"的解讀。契丹小字《宋魏國妃墓誌銘》第 10 行有於義爲"檀州之事知"的詞句[30]。其中的"之事知"爲契丹語，而非漢語借詞。於義爲"知"的契丹小字是由兩個原字拼成的單詞。第一個原字爲詞幹，第二個原字爲附加成分。在契丹小字中"生"或"誕生"一詞也是由兩個原字拼成的。第一個原字是詞幹，第二個原字是附加成分。男性和女性"誕生"一詞的附加成分不一樣。契丹大字和契丹小字均如此。在契丹小字資料中，《蕭仲恭墓誌銘》第 6 行説蕭仲恭"大安六庚午年五月三日生"的"生"可作爲男性"誕生"一詞契丹小字的代表，《耶律弘用誌墓銘》第 13 行説耶律弘用的夫人"清寧元年十一月廿二日生"，此處的"生"可作爲女性的"誕生"一詞的契丹小字的代表。在契丹大字資料中，《允誌》第 10 行説耶律昌允"統和十八庚子年甲戌月辛未日生"，此處的"生"可作爲男性的"誕生"一詞契丹大字的代表。《永寧郡公主墓誌銘》第 6 行説公主"重熙二年五月十三日辰時於生"，此處的"生"可作爲女性"誕生"一詞契丹大字的代表。在契丹小字中，"知"的附加成分和男性"生"的附加成分一樣。《允誌》第 17 行"涿州之事"之下的兩個字假設爲"知"，其附加成分與第 10 行男性"生"的附加成分完全一樣。這説明"涿州之事知"的釋文是可信的。契丹語"事知"二詞也出現在《允誌》第 14 行和第 15 行。可分别釋爲"北院□□之事知"和"南院□□之事知"，按漢語語序則爲"知北院□□之事"和"知南院□□之事"。

## 三 契丹大字"應曆碑"爲金代大定年間墓誌説

被誤稱爲"應曆碑"的契丹大字墓誌拓本是中央民族大學歷史系已故賈敬顔教授於 20 世紀 50 年代初從舊書店購得，殆爲海内孤本矣。拓片共有契丹大字 16 行。墓誌摹本正式發表於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1998 年新第 7 期第 336 和 337 頁。其最後一行的前半行爲年款。自 1975 年以來，我一直把這一年款的前三個字""釋爲年號"應曆"[31]。現在看來，這一年號的釋法是錯誤的，應予修正。





錯誤是從對契丹文字國號的解讀發現的。如前所述，除此《應曆碑》之外的契丹大字資料中的國號均已釋出。惟獨此以前被命名爲《應曆碑》中的國號令人費解。此石刻第 1 行的前三個字""爲國號"大□國"之義可定而無疑。除此石刻外，契丹大字和契丹小字資料中遼代的國號既然均用"契丹"，我們假設此石刻不是遼代的，而是金代的，則上述國號應爲"大金國"之義。這種假設是否對呢？那就需要驗證。

如前所述，此石刻末行的上半行爲年款。年號後面的契丹大字可釋爲"十六年八月十一日"。既然假設此石刻不是遼代的，則年款中的年號就不應是"應曆"。金代年號滿十六年者只有"大定"。在契丹小字資料中年號"大定"作""[32]。由兩個單詞組成，它們的意思分别爲"大"和"定"。我們把契丹小字中的年號"大定"與契丹大字中被誤釋爲"應曆"的年號進行一下對比研究。契丹小字""對應於契丹大字""，均釋爲"大"，這在學界已成共識。義爲"定"的契丹小字""由三個原字拼成。其第 1 個原字""可單獨使用，義爲"印牌司郎君"的"印"[33]。被誤釋爲契丹大字"應曆"年號的第 2 個字""於義恰爲"印"[34]。契丹大字""的讀音如果等同於契丹小字""和"出"兩個原字的讀音，則被誤釋爲"應曆"的契丹大字年號""恰爲"大定"。此處釋爲年號"大定"的契丹大字雖然是三個字，但它是兩個單詞。第 1 個字是一個單詞，於義爲"大"。第 2 個字和第 3 個字拼成一個單詞，於義爲"定"。

把誤釋爲"應曆"的年號更正爲"大定"是否對呢？還可以進一步驗證。在契丹小字中，年號"大定"和"保寧"各爲兩個單詞，它們的區别在於各自的第 1 個單詞，而它們的第 2 個單詞均作""[35]，在契丹大字中，年號"保寧"已被釋出，作""[36]。它由三個契丹大字組成。其第 2 個字""和第 3 個字""恰與我們前面釋爲"定"的兩個契丹大字相同。這也是兩個字拼成一個單詞。這與契丹小字中年號"大定"和"保寧"的第 2 個單詞相同的情況完全吻合。這説明我們把誤釋爲"應曆"的年號訂正爲"大定"是正確的。也説明前面假設國號爲"大金國"的國號是可靠的。

所謂《應曆碑》的第 1 行第 11、12 兩字拼成一個單詞，於義爲"郎君"。第 9、10 兩字的讀音也已在本文所附的擬音表中被構擬，分别音［li］和

[ɑi]。因此，《應曆碑》的命名必須更正爲《金代大定年間的李愛郎君墓誌》，或簡稱《李愛郎君墓誌》。它由被誤認爲時代最早的契丹大字資料變成了時代最晚的契丹大字資料。下距廢除契丹文字的明昌二年（1191）僅有 15 年。金代使用契丹小字的情況已由傳世的《大金皇弟都統經略郎君行記》、《蕭仲恭墓誌》、《金代博州防禦使墓誌》等得到了證明。把此《金代大定年間的李愛郎君墓誌》的年號和國號考證清楚了，爲金代仍使用契丹大字增加了一件有力的證據。如前所述，在契丹小字中，年號“大定”的第 2 個單詞的第 1 個原字“”於義爲“印”。這個原字還於義爲“禮”[37]。在被稱爲契丹後裔的達斡爾族的語言中，“印章”音 dorun[38]。“禮”和“禮節”音 dor[39]。達斡爾語中的這些單詞可以理解爲是從契丹語那裏繼承來的。在《女真譯語》中，女真字“印”、“璽”的漢字注音爲“多羅温”[40]。在女真文字《大金得勝陀頌》第 17 行，女真文字“禮官”的“禮”被構擬爲 doro[41]。滿語中，“印”、“印信”、“印章”讀 doron[42]。“禮節”、“禮儀”和“禮貌”讀 doro[43]。女真語是滿語的祖語。女真族語中的這些單詞可以理解爲是從契丹語那裏借來的。達斡爾語、女真語和滿語中的“禮”和“印”的讀音雖然不同，但讀音相近，其詞根均爲 dor。溯流追源，dor 就是它們所從出的契丹語“印”和“禮”的讀音。因此，我們可以把契丹大字“”和契丹小字“”擬音爲［dor］。

## 四 契丹大字音值之構擬

以前由於對契丹大字的解讀收效甚微，因而對契丹大字音值的構擬長期無從入手，僅有日本的豐田五郎和中國的劉鳳翥、聶鴻音等人做了一些零星的工作[44]。現在，隨着解讀工作的不斷深入，可以更多地做一些這方面的工作。我們根據本文對契丹大字的解讀成果，尤其是解讀出來的契丹大字中的大量的漢語借詞，參照漢語的中古語音以及遼金元時期北方民族語言中漢語借詞與原來漢語語音的互相轉換關係，並參照《契丹小字研究》一書中對契丹小字的擬音成果，作了一份《契丹大字音值構擬表》附於文末，以供研究者參考。表中的標音一律用國際音標。順便説明，該表中對漢字中古語音的構擬主要採用了聶鴻音先生的意見。表作好後，曾呈聶先生斧正，在此順致謝意。





## 五 對《蘭誌》之考釋

《蘭誌》稱耶律昌允妻蘭陵郡夫人蕭氏在中都（即遼中京）死後，其孫媳蕭楊哥娘子把她的靈柩“歸於義州北塔山之陽，大安八年壬申歲正月壬寅二日乙酉癸時，啓先太師塋合祔焉”。也就是把蕭氏與耶律昌允合葬於義州之北的塔山之陽。其中所説的“義州”在現今的什麽地方呢？《蘭誌》出土之前，人們對於遼代的靜安寺以及靜安寺所在的義州究竟在哪裡，始終模糊不清。首先是《遼史》對義州的情況記載不清。《遼史》卷 37 地理志一上京道慶州條謂“富義縣，本義州。太宗遷渤海義州民於此。重熙元年，降爲義豐縣，後更名。隸弘義宫”。同卷永州條又説“義豐縣，本鐵利府義州。遼兵破之，遷其民於南樓之西北，仍名義州。重熙元年，廢州改今縣。在州西北一百里。又嘗改富義縣，屬泰州。始末不可具考，今兩存之”。從上述兩條記載中我們可以知道遼代的義州是遼太宗把原渤海國鐵利府義州的居民遷來之後建立的，仍名義州。至重熙元年，廢州改稱義豐縣。後又改稱富義縣。這個先稱義州，又先後改稱義豐縣和富義縣的地方究竟在哪裏呢？《遼史》先説在慶州，又説在永州，還説在泰州。令人莫衷一是。矛盾還不止於此。照上述記載，至重熙元年（1032），遼代的義州就不存在了，而改稱縣了。實際情況並非如此。重熙元年之後，義州仍屢見於《遼史》和碑刻。例如《遼史》卷 23 咸雍八年（1072）條説：“四月壬子，振義、饒二州民”。同書卷 25 大安三年（1087）四月條説：“乙巳，詔出户部司粟，振諸路流民及義州之饑”。同書卷 28 天慶八年（1118）六月條説：“霍六哥陷海北州，趣義州，軍帥回離保等擊敗之”。碑刻中不僅《蘭誌》中有“義州”。刻於咸雍八年（1072）的《靜安寺碑》，不僅題目作“大遼義州大横帳蘭陵郡夫人蕭氏創建靜安寺碑銘”，碑文中也有“天邑之北僅百餘里，則公之故地焉。嵐凝翠疊曰佛山。山之足民屋聚居，若邑郡之大曰義州，今之蘭陵郡夫人蕭氏主之。即太師公之妻也”。刻於重熙八年（1039）的《張思忠墓誌》稱張思忠曾任“黔、義等州刺史”[45]。重熙是遼興宗的年號，咸雍和大安是遼道宗的年號，天慶是遼代亡國之君天祚帝的年號。這説明遼朝不僅重熙元年之前有義州，重熙元年之後的興宗、道宗、天祚帝三朝也有義州，

即終遼一代始終有義州。據《靜安寺碑》，義州在“天邑之北僅百餘里”。“天邑”就是碑文所説的“五都錯峙，帝宅尊乎中土，則大定之分甲天下焉”的“大定”即遼中京。“五都錯峙”中的“五都”是指遼代的上京、東京、中京、南京、西京等五個都城。中京爲大定府。遼中京在現在的内蒙古寧城縣大明鎮。義州應在現在的大明鎮遼中京遺址以北百餘里求之。耶律昌允夫婦的墓地所在地今内蒙古赤峰市元寶山區小五家子回族自治鄉大營子村恰在遼中京遺址之北，直線距離一百二十華里。在此村的塔子川地方恰巧有一遼代古城址，東西寬 400 餘米，南北長約 800 餘米，東城墻的南段尚存在。城址内曾出土鐵鼎、鐵鋤、石磨、馬印和大量的遼代的陶片和瓷片。我們認爲此古城址就是遼代的義州的州治所在地。

遼代的州有國家所有的普通州和諸王、外戚、大臣私有的頭下州之分。據《三朝北盟會編》和《契丹國志》的記載，義州是屬投下（“投下”即“頭下”）州[46]。頭下主是誰呢？從《靜安寺碑》説義州乃“公（指耶律昌允）之故地”和“今蘭陵郡夫人蕭氏主之”等記載來推斷，義州應爲耶律昌允家族的頭下州。

《四庫全書》收録的《欽定熱河志》卷 82 寺廟六稱“靜安寺，在大寧故城南十家兒村。遼咸雍間蘭陵郡蕭夫人建。碑字漫漶不可讀。寺址尚存”。大寧故城即今大明城遼中京遺址。二百餘年來，這種把靜安寺定在大寧故城之南的説法儘管與《靜安寺碑》説靜安寺在“天邑之北僅百餘里”的義州相悖，然而仍成了幾乎是人云亦云的定論。由於《蘭誌》的出土，把義州的方位考證清楚之後，上述訛誤很容易得到澄清。《靜安寺碑》在談到靜安寺建成之後，蘭陵郡夫人的長子“委督征於雜務，得佛牙一顆，大踰方寸，牙上得舍利七百餘粒”。於是又在“寺之乾位”建佛牙舍利塔以厝寔佛牙舍利。“每至暘谷欲暝，曦輪將墜，舍利之影落覆邱塋，則太師公之遺墟承蔭其下。”也就是説太陽快落的時候，塔影正好落在耶律昌允的墳上。現今赤峰市元寶山區小五家子回族自治鄉大營子村北有一座海拔 800 米的塔子山。山巔上現存一座八角實心三層簷式遼塔。塔高約 12 米，直徑 6 米，每邊 2.45 米。塔東約 12 米的岩石壁下有一口小井，井水清澈明亮，常年不枯。井旁岩石上刻有“太塔寶溝龍泉”和“寶靜安山聖塔”[47]。耶律昌允和蕭氏夫婦的合葬墓在塔的東南約百米處。2000 年 8 月在清理耶律昌允夫婦墓葬時，發現每當夕陽西下時，塔影正好落在耶律





昌允夫婦墓上。這座遼塔正是蘭陵郡夫人與其子所建的佛牙舍利塔。有了塔之後，隨即有了《蘭誌》中就有的“塔山”之名。塔山即今塔子山。這是從遼代保留至今的山名。《靜安寺碑》説，塔在“寺之乾位”。《周易》説：“乾，西北之卦也。”[48]即塔應在靜安寺西北。經過勘察，在耶律昌允墓東南數十米處有一高臺地。地表佈滿大量的青磚、板瓦等遼代建築構件，此當爲靜安寺遺址。靜安寺、耶律昌允墓、舍利塔分佈在從東南向西北的一條直線上。靜安寺在義州古城址之東，舍利塔在義州古城址之北。

既然靜安寺在遼中京之北，《欽定熱河志》爲什麽説它在“大寧故城南十家兒村”呢？這是因爲修《欽定熱河志》時，《靜安寺碑》已被移到了十家兒村。既然碑在十家兒村，修志者也就想當然地認爲寺也在此村。可能當時碑的附近還真有一個不知哪朝哪代的建築遺址，遂被誤認爲是靜安寺遺址。碑是什麽時候被從原地移走的呢？我們推測是在明代初年。此碑現存遼中京博物館院内。碑文雖已漫漶不清，但碑額的字還看得清。碑文爲契丹大字的一面，後來刻了兩行漢字。一行爲“洪武二十八年四月初一日占”；另一行爲“中中所富户化戒佔用”。字刻得很潦草。“富”和“化戒”都刻得似是而非，難免有魯魚之訛。化戒把此碑佔用後欲作他用，所以把它從原地移走。最後落在十家兒村，從而鑄成大錯。已故邢復禮先生曾對我説，民國時期他曾任寧城縣教育科的科長，他當時發現《靜安寺碑》不知何時又被移在了該縣大城子鎮内的一所學校的院内，倒在地下。下課後，學生們經常往上踩，遂使漫漶的碑文更加漫漶。

《靜安寺碑》中還出現了一個叫“佛山”的山名。義州和靜安寺均在佛山之足。現今當地最高的山叫元寶山。此山向兩側延伸，向西再轉向南連綿有幾座小山頭，最後的一座即爲塔子山；向東再轉向南也連綿有幾座小山頭，最後的一座叫孤山。塔子山和孤山像元寶山的兩隻脚。由此推測，現在的元寶山就是遼代的佛山。

《蘭誌》叙述了耶律昌允妻蕭氏的曾祖父蕭神都穩、祖父蕭耶尼輦和父親蕭春哥的官職。限於我們的水平，我們目前還不能在《遼史》中找到有關他們的蛛絲馬迹，這方面的工作只好留待於以後。

現在説一下《靜安寺碑》的情況。此碑現存内蒙古寧城縣大明鎮遼中京博物館院内。鄭州大學歷史系的賈洲傑教授曾在内蒙古博物館文物工作隊工作。

他曾對我説，是他在20世紀60年代僱馬車把碑從大城子運往遼中京大塔之下的。根據我們的測量，此碑含額通高2.96米，寬0.98米，厚0.235米。下面另有榫，榫寬0.51米，高0.18米。篆體漢字碑額“大遼大横帳蘭陵郡蕭氏建靜安寺碑”的一面碑文爲漢字20行。楷體漢字碑額“大遼大横帳蘭陵郡夫人建靜安寺碑”一面的碑文爲契丹大字四十行。兩面的碑文現在均已模糊不清。此碑漢字碑文最早著録於《熱河府志》。以後的各種著録本皆源於《熱河府志》。然而《熱河府志》著録的此碑文訛誤甚多。國家圖書館（前北京圖書館）善本部藏有該碑兩面的拓本。藏號爲“各地9859”。契丹大字的拓本的字已模糊不清，僅能影影綽綽地看清確是契丹大字而已。漢字拓本的字大部分能看清。鑒於此碑文對於遼史尤其是耶律昌允夫婦生平的研究和對於契丹大字的解讀有着重要的意義，特以光緒十三年（1887）刊印的《熱河府志》卷20著録本爲底本，校以國家圖書館善本部所藏拓本，把校訂後的碑文附於本文之後，以供廣大讀者參考。

## 六 結束語

契丹大字《耶律昌允墓誌》是目前傳世契丹大字資料中最爲便於解讀的一件。其意義非常深遠。它與《蘭誌》和《靜安寺碑》組成一組密不可分的重要資料。本文刊佈了我們研究這批資料的一些心得，權當引玉之磚。同時把這批資料以及相關的拓本照片附於文末，以便於海内外同行研究。本研究接受了中國社會科學院老幹部局學習科研處和國家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的基金資助，在此順致謝意。

### 注 釋

① 劉鳳翥《契丹大字六十年之研究綜述》，《日中合同文字文化研討會發表論文集》，日本文字文化研究所1998年京都版，第221～223頁。

② 《承德府志》卷20寺觀條。光緒十三年（1887）版。

③ 向南《遼代石刻文編》，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石家莊版，第746頁。

④⑤ 同③。第733頁，第731頁。





⑥ ［日本］豐田五郎撰、蕭愛民譯《解讀契丹大字的線索》，蘇赫、田廣林、薛志强主編《中國北方古代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中國文史出版社1995年北京版，參見第306頁。

⑦ 《中國歷史地圖集》第五册（隋唐五代十國卷），中華地圖學出版社1975年上海版，第79、80、81和82圖。

⑧ 《内蒙古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77年第4期，第40頁。

⑨ 盧迎紅、周峰《契丹小字〈耶律迪烈墓誌銘〉考釋》，《民族語文》2000年第1期，參見第45和48頁；趙志偉、包瑞軍《契丹小字〈耶律智先墓誌銘〉考釋》，載《民族語文》2001年第3期，參見第34、35和38頁。

⑩ 劉鳳翥、唐彩蘭《遼代〈蕭興言墓誌〉和〈永寧郡公主墓誌〉考釋》，《燕京學報》2003年新第14期，第76和77頁。

⑪ 劉鳳翥《契丹小字解讀再探》，《考古學報》1983年第2期，參見第256和257頁。

⑫ 王弘力《契丹小字中之契丹》，《民族語文》1987年第5期，參見第65和51頁。

⑬ 清格爾泰《契丹小字釋讀問題》，日本東京外國語大學亞非語言文化研究所2002年版，頁97至102。

⑭ 同⑪。參見257頁。

⑮ ［德國］葛魯貝《女真語言文字考》（Wilhelm Grube，Die Sprache Und Schrift）1896年萊比錫版，鳥獸門。

⑯ 《遼史》卷84校勘記［七］，中華書局標點本1974年北京版（以下所引《遼史》皆爲此版本），第1312頁。

⑰ 即實《謎林問徑》，遼寧民族出版社1996年瀋陽版，第496頁。

⑱ 同①，第221頁。

⑲ 同⑩，第82～85頁。

⑳ 《遼史》卷44，第615頁。

㉑ 《考古學報》1957年第2期。參見第74頁。

㉒ 孫竹主編《蒙古語族語言詞典》，青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西寧市版，第171和178頁。

㉓ 劉鳳翥《契丹大字中若干官名和地名之解讀》，《民族語文》1996年第4期，參見第38頁。

㉔ 劉鳳翥《契丹小字〈韓高十墓誌〉考釋》，《揖芬集——張政烺先生九十華誕紀念文集》，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北京版，第519頁。

㉕ 劉鳳翥《若干契丹小字的解讀》，《民族語文》1987年第1期，第62～65頁下轉6頁。

㉖ 同㉓。參見第43和44頁。

㉗㉘ 同㉓。參見第38和44頁。

㉙ 同㉓。參見第 40 和 44 頁。

㉚ 劉鳳翥、清格勒《契丹小字〈宋魏國妃墓誌銘〉和〈耶律弘用墓誌銘〉考釋》，《文史》2003 年第 4 輯（總第六十五輯），第 205 頁。

㉛ 劉鳳翥、于寶林《契丹大字資料彙輯續補》，1975 年油印本。

㉜ 劉鳳翥等《契丹小字解讀五探》，臺北《漢學研究》1995 年第 13 卷第 2 期。參見第 344 頁。

㉝ 盧迎紅、周峰《契丹小字〈耶律迪烈墓誌銘〉考釋》，《民族語文》2000 年第 1 期。參見第 48 頁；趙志偉、包瑞軍《契丹小字〈耶律智先墓誌銘〉考釋》，《民族語文》2001 年第 3 期，參見第 44、47 和第 48 頁。

㉞ 劉鳳翥《一枚契丹大字印章的解讀》，《文史》2003 年第 1 輯（總 62 輯），第 177～178 頁。

㉟ 劉鳳翥《最近 20 年來的契丹文字研究概況》，《燕京學報》2001 年新第 11 期。參見第 236 頁。

㊱ 劉鳳翥《契丹大字六十年之研究》，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1998 年新第 7 期，參見第 322 頁。

㊲ 清格爾泰、劉鳳翥等《契丹小字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85 年北京版。參見第 517 頁。

㊳㊴ 恩和巴圖等《達斡爾語詞彙》，內蒙古人民出版社 1984 年呼和浩特版，第 285 頁。

㊵ 羅福成類次《女真譯語》，大庫舊檔整理處 1933 年旅順石印本。器用門和珍寶門。

㊶ 愛新覺羅·烏拉熙春《女真語言文字新研究》，日本明善堂 2002 年版，第 164 頁。

㊷ 胡增益主編《新滿漢大詞典》，新疆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烏魯木齊版，第 195 頁。

㊸ 胡增益主編《新滿漢大詞典》，新疆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烏魯木齊版，第 194 頁。

㊹ 豐田五郎著、蕭愛民譯《解讀契丹大字的線索》，《中國北方古代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中國文史出版社，1995 年北京版，第 298～313 頁；同氏《契丹文字》，《しにか》（漢學）1997 年第 6 期，參見頁 30 和頁 34；劉鳳翥《契丹大字中若干官名和地名之解讀》，《民族語文》1996 年第 4 期，第 37～44 頁；聶鴻音《關於契丹大字的擬音問題》，趙麗明、黃國營編《漢字的應用與傳播》，華語教學出版社，2000 年北京版，第 142～155 頁。

㊺ 同③。第 216 頁。

㊻ ［宋］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卷 21 所引史愿《亡遼録》。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152 頁。［宋］葉隆禮撰、賈敬顔、林榮貴點校《契丹國志》卷 22，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210 頁。

㊼ 《赤峰市元寶山區志》，內蒙古人民出版社 1997 年呼和浩特版，第 723 頁。

㊽ 《周易》卷四説卦傳第五章。見《四書五經》上册，北京中國書店 1985 年版，第 71 頁。





**附録一 契丹大字音值構擬表**

| 編 號 | 契丹大字 | 音 值 | 擬 音 根 據 |
|---|---|---|---|
| 1 | 𘰀 | kɑ | 音譯漢字“建”時作聲母用。 |
| 2 | 𘰁 | ɑn | 音譯漢字“建”、“勸”時作韻母用。 |
| 3 | 𘰂 | ju | 音譯漢字“雄”時作聲母用。 |
| 4 | 𘰃 | uŋ | 音譯漢字“雄”、“宗”、“封”、“農”、“中”時作韻母用。 |
| 5 | 𘰄 | kun | 可音譯漢字“軍”、“郡”。 |
| 6 | 𘰅、𘰆 | tu 或 setu | 均可音譯漢字“度”或“節度”。 |
| 7 | 𘰇 | ʃi | 可音譯漢字“使”、“師”、“事”、“史”。 |
| 8 | 𘰈 | sin | 可音譯漢字“晉”、“信”、“習”。 |
| 9 | 𘰉 | si | 可音譯漢字“慈”、“刺”、“七”。 |
| 10 | 𘰊 | si | 可音譯漢字“漆”、“西”、“隰”、“齊”等。 |
| 11 | 𘰋 | bun | 可能音譯漢字“汾”。 |
| 12 | 𘰌 | te | 音譯漢字“等”時作聲母。 |
| 13 | 𘰍、𘰎 | ŋ | 音譯漢字“等”時作韻母，音譯漢字“牛”時作聲母。 |
| 14 | 𘰏 | tʃiu | 可音譯漢字“州”。 |
| 15 | 𘰐 | kon | 可音譯漢字“觀”、“管”。 |
| 16 | 𘰑 | tʃɑ | 可音譯漢字“察”。 |
| 17 | 𘰒 | tʃu | 可音譯漢字“處”。 |
| 18 | 𘰓 | tʃi | 可音譯漢字“置”、“知”。音譯漢字“承”、“鄭”時作聲母。 |
| 19 | 𘰔 | tʃuŋ | 可音譯漢字“崇”。 |
| 20 | 𘰕、𘰖 | lu | 可音譯漢字“禄”。契丹語義爲“龍”。根據契丹小字的解讀成果，契丹語“龍”音 lu。 |
| 21 | 𘰗、𘰘 | tɑi | 均可音譯漢字“大”。 |

續 表

| 編 號 | 契丹大字 | 音 值 | 擬 音 根 據 |
|---|---|---|---|
| 22 |  | pu | 可音譯漢字“副”、“夫”、“傅”、“府”、“撫”。 |
| 23 |  | kɑm | 可音譯漢字“檢”、“兼”、“監”。 |
| 24 |  | kiɑu | 可音譯漢字“校”。 |
| 25 |  | tɑi | 可音譯漢字“大”、“太”。 |
| 26 |  | so | 可音譯漢字“左”。 |
| 27 | 、、 | sen | 均可音譯漢字“千”。 |
| 28 |  | iu | 音譯漢字“牛”時作韻母。 |
| 29 |  | wei | 可音譯漢字“衛”、“尉”。 |
| 30 | 、 | ʃɑ | 音譯漢字“上”時均可作聲母。 |
| 31 | 、 | ɑŋ | 音譯漢字“上”、“江”時均可作韻母。 |
| 32 |  | siɑŋ | 可音譯漢字“將”、“相”。 |
| 33 |  | tʃi | 可音譯漢字“持”。 |
| 34 |  | se | 可音譯漢字“節”。 |
| 35 |  | tʃu | 可音譯漢字“諸”、“柱”。 |
| 36 | 、 | kun | 均可音譯漢字“軍”、“郡”。 |
| 37 |  | qɑ | 音譯漢字“行”時作聲母。 |
| 38 |  | ɑŋ | 音譯漢字“行”作韻母。 |
| 39 | 、 | tʃo | 均可音譯漢字“涿”。 |
| 40 |  | nu | 可音譯漢字“奴”。音譯漢字“內”、“農”時作聲母。 |
| 41 |  | ui | 可音譯漢字“尉”。音譯漢字“內”時作韻母。契丹語義爲“猪”和“事”，其讀音皆爲 wəi。 |
| 42 |  | su | 音譯漢字“巡”時作聲母。 |





續 表

| 編 號 | 契丹大字 | 音 值 | 擬 音 根 據 |
|---|---|---|---|
| 43 |  | iun | 可音譯漢字“雲”和“尹”。音譯漢字“巡”時作韻母。 |
| 44 |  | ɑn | 可音譯漢字“安”。音譯漢字“韓”時作韻母。還可作契丹語中［ɑ］類元音名詞的所有格詞尾。 |
| 45 |  | dun | 可音譯漢字“屯”。 |
| 46 |  | ten | 可音譯漢字“天”、“田”。 |
| 47 |  | ki | 音譯漢字“勸”時作聲母。 |
| 48 | 、 | ŋiu | 可音譯漢字“御”。 |
| 49 |  | ʃɑŋ | 可音譯漢字“上”。 |
| 50 |  | kuei | 可音譯漢字“國”。 |
| 51 |  | ʃui | 可音譯漢字“水”。 |
| 52 |  | khə | 音譯漢字“開”時作聲母。 |
| 53 |  | ɑi | 音譯漢字“開”時作韻母。契丹語義爲“父”和“年”。 |
| 54 |  | kuŋ | 可音譯漢字“公”。 |
| 55 |  | ʃi | 可音譯漢字“食”和“實”。 |
| 56 |  | i、pu | 可音譯漢字“邑”、“保”。 |
| 57 |  | ŋu | 可音譯漢字“吾”、“五”。 |
| 58 |  | pe | 可音譯漢字“百”。 |
| 59 |  | qu | 可音譯漢字“户”、“哈”。 |
| 60 |  | ʃi | 可音譯漢字“十”。 |
| 61 |  | im | 可音譯漢字“音”。 |
| 62 |  | un、ən | 契丹語官名“詳穩”的“穩”。契丹語［ə］類元音單詞的所有格詞尾。 |

續 表

| 編 號 | 契丹大字 | 音 值 | 擬 音 根 據 |
|---|---|---|---|
| 63 |  | mu | 可音譯漢語借詞“墓”。契丹語中“冰”可能音 mu。達斡爾語“冰”音 məis；蒙古語“冰”音 moso。 |
| 64 |  | tʃi | 可音譯漢字“誌”。 |
| 65 |  | mɑi | 契丹語“大”之義。 |
| 66 | 、 | khitɑ | 均爲契丹語“契丹”。 |
| 67 | 、 | i | 均爲契丹語中“契丹”一詞的尾音。 |
| 68 |  | lɑ | 契丹語中“哈喇契丹”的“喇”。 |
| 69 |  | kur | 契丹語義爲“國”。根據契丹小字的最新研究成果，契丹語“國”音 kur。 |
| 70 |  | ɤuɑŋ | 可音譯漢字“皇”。 |
| 71 |  | ti | 可音譯漢字“帝”。 |
| 72 |  | pəxəi | 契丹語義爲“子”、“女”、“孩子”。根據契丹小字的研究成果。 |
| 73 |  | thɑu | 可音譯漢字“討”。契丹語“五”，音 thɑu。 |
| 74 | 、 | in | 連接契丹語 i 類元音詞幹的所有格詞尾。 |
| 75 | 、、、、 | u | 均是契丹語“上”和“院”的第一個音節。 |
| 76 |  | lə/rə | 契丹語“上”和“院”的第二個音節。 |
| 77 |  | kiŋ | 可音譯漢字“京”。 |
| 78 |  | liu | 可音譯漢字“留”。 |
| 79 |  | ʃiu | 可音譯漢字“守”。 |
| 80 |  | oŋ | 可音譯漢字“王”。 |
| 81 |  | ir | 契丹語義爲“名”、“號”、“諱”。根據《遼史》記載和契丹小字的研究成果。 |
| 82 |  | ʃi | 契丹語“壽”的第一個音節。根據契丹小字的研究成果。 |





續 表

| 編 號 | 契丹大字 | 音 值 | 擬 音 根 據 |
|---|---|---|---|
| 83 |  | li | 契丹語人名“習尼里”的“里”。契丹語“生”的第二個音節。 |
| 84 |  | kim | 可音譯漢字“金”。 |
| 85 |  | təməi | 契丹語“封”的前兩個音節。根據對契丹小字人名“特每”的解讀。 |
| 86 |  | nəxəi | 契丹語“戌、狗”之義。根據《遼史》記載和對契丹小字的最新解讀成果。 |
| 87 |  | emɑ | 契丹語義爲“未、羊”。根據《遼史》記載和對契丹小字的解讀成果。 |
| 88 | 、、 | our | 均義爲契丹語的“歲”。根據契丹小字的最新解讀成果。 |
| 89 |  | kun | 可音譯漢字“軍”。 |
| 90 |  | qoŋ | 可音譯漢字“黄”。 |
| 91 |  | lu | 音譯漢字“龍”時作聲母。 |
| 92 |  | tuŋ | 可音譯漢字“同”。 |
| 93 | 、 | tu | 均可音譯漢字“都”。 |
| 94 |  | xi | 音譯漢字“興”時作聲母。 |
| 95 |  | əŋ | 音譯漢字“承”、“興”、“永”、“寧”時作韻母。 |
| 96 | 、 | tʃu | 音譯漢字“中”時均可作聲母。 |
| 97 | 、 | to | 均爲契丹語“東”的第一個音節。 |
| 98 |  | jiə | 音譯漢字“左”時作聲母。 |
| 99 |  | ɑsɑ | 契丹語年號“清寧”中第二個單詞的第一個字。根據對契丹小字人名“阿撒里”的解讀。 |
| 100 |  | li 或 lu | 契丹語年號“清寧”中第二個單詞的第二個字。根據對契丹小字人名“阿撒里”的解讀。 |

續 表

| 編 號 | 契丹大字 | 音 值 | 擬 音 根 據 |
|---|---|---|---|
| 101 | 𘥂 | dəro | 契丹語義爲“七”。契丹小字“七”可作人名“迪烈”。 |
| 102 | 𘤿 | ni | 契丹語義爲“丑、牛”。根據對契丹小字“夜”的解讀。 |
| 103 | 𘤽 | o | 契丹語義爲“序”和“朔”的第一音節。契丹小字“序”和“朔”可譯人名“訛里本”和“烏盧本”。此字音“里”或“烏”。 |
| 104 | 𘤾 | li 或 lu | 契丹語“序”和“朔”的第二個音節。契丹小字中“序”和“朔”可音譯人名“訛里本”和“烏盧本”。此字音“里”或“盧”。 |
| 105 | 𘤿、𘥀、𘥁 | pun | 均爲契丹語“序”和“朔”的第三個音節。契丹小字中“序”和“朔”可音譯人名“訛里本”。這些字均音“本”。 |
| 106 | 𘥃 | khu | 契丹語義爲“人”。契丹小字“人”在音譯人名“控骨里”時可作音譯漢字“控”的聲母。 |
| 107 | 𘥄 | si | 可音譯漢字“私”。 |
| 108 | 𘥅、𘥆、𘥇 | si | 均爲契丹語義爲“九”。根據對契丹小字“孝”和漢語借詞“夫人”的解讀。 |
| 109 | 𘥈、𘥉 | muri | 均爲契丹語義爲“馬”。根據對契丹小字“馬”的解讀成果。 |
| 110 | 𘥊、𘥋、𘥌 | pho | 契丹語義爲“時”。《遼史·禮志六》謂契丹語“皤，時也”。“皤，讀若頗。” |
| 111 | 𘥍、𘥎 | la | 契丹語“卯、兔”的第二個音節。根據對契丹小字“卯、兔”的解讀。 |
| 112 | 𘥏 | the | 根據對人名“特里德”的解讀。此字音“特”。 |
| 113 | 𘥐 | li | 根據對人名“特里德”的解讀。此字音“里”。 |
| 114 | 𘥑 | tei | 根據對人名“特里德”的解讀。此字音“德”。又據對“仲父房”的解讀。此爲“仲”的第一個音節。 |





續 表

| 編 號 | 契丹大字 | 音 值 | 擬 音 根 據 |
|---|---|---|---|
| 115 | 𘥒 | pæt | 根據對人名“八十五”和“杷八”的解讀。此字音“八”。 |
| 116 | 𘥓 | tʃɑu | 契丹語“百”和契丹語中的漢語借詞“招討”的“招”。 |
| 117 | 𘥔 | j | 音譯漢語借詞“永”時作聲母。 |
| 118 | 𘥕 | ni | 音譯漢語借詞“寧”時作聲母用。 |
| 119 | 𘥖 | tʃi | 契丹語“并”和“寫”的第一個音節。根據對契丹小字“并”和“寫”的解讀。 |
| 120 | 𘥗、𘥘、𘥙 | kɑ | 根據對人名“王家奴”和“慈家奴”的解讀。此三字均音“家”。音譯漢字“江”時作聲母。 |
| 121 | 𘥚 | tʃiu | 可音譯漢字“主”。 |
| 122 | 𘥛 | kiŋ | 可音譯漢字“景”。 |
| 123 | 𘥜 | so | 音譯漢字“宗”時作聲母。又據對契丹小字“宗”的解讀。 |
| 124 | 𘥝 | phi | 可音譯漢字“妃”。又據對契丹小字中漢語借詞“妃”的解讀。 |
| 125 | 𘥞 | sɑm | 可音譯漢字“三”。 |
| 126 | 𘥟 | ʏɑ | 音譯漢字“韓”時作聲母。 |
| 127 | 𘥠 | phə | 契丹語單詞“申、猴”和“成爲”的第一個字。根據契丹小字對“申、猴”和“成爲”的解讀成果。 |
| 128 | 𘥡 | o、uə | 契丹語“成爲”的第二個字。根據對契丹小字“成爲”的解讀成果。 |
| 129 | 𘥢 | o | 契丹語“申、猴”和“巳、蛇”的第二個字。根據契丹小字對“申、猴”和“巳、蛇”的解讀成果。 |
| 130 | 𘥣、𘥤、𘥥 | mek | 均爲契丹語“巳、蛇”的第一個字。 |
| 131 | 𘥦、𘥧、𘥨、𘥩 | meko | 均爲契丹語“巳、蛇”。根據契丹小字對“巳、蛇”的解讀成果。 |

續 表

| 編 號 | 契丹大字 | 音 值 | 擬 音 根 據 |
|---|---|---|---|
| 132 | 𢀛、𢀛 | təxɑ | 均爲契丹語“酉、雞”。根據契丹小字對“酉、雞”的解讀成果。 |
| 133 | 𠂢、𠂢 | ʃɑ | 契丹語“郎君”音“沙里”。此均爲第一個音節，音“沙”。 |
| 134 | 𠂢 | li 或 ri | 契丹語“郎君”音“沙里”。此爲第二個音節，音“里”。 |
| 135 | 𠂆 | so | 可音譯漢字“左”。 |
| 136 | 𠂤 | sɛŋ | 契丹語官名“詳穩”的“詳”。 |
| 137 | 𠃌 | in | 可音譯漢字“引”。契丹大字中［i］類元音名詞的所有格詞尾。 |
| 138 | 山 | ʃɑn | 形、音、義均爲直接借用的漢字“山”。 |
| 139 | 𠂤、𠂤 | si | 音譯漢字“靜”時均可作聲母。 |
| 140 | 子 | si | 形、音、義均爲直接借用的漢字“子”。可音譯漢字“紫”。 |
| 141 | 𠂢 | lɑ 或 li | 人名“拽剌”的“剌”。山名“嘉鹿山”的“鹿”。契丹語“撰”的末一音節。參照契丹小字的解讀成果。 |
| 142 | 伐 | pɑ | 人名“杷八”的“杷”。可音譯“發”。 |
| 143 | 𠂤 | ne | 人名“習涅”的“涅”。 |
| 144 | 𠂤 | in 或 ən | 可音譯人名“留隱”的“隱”，亦可音譯漢字“恩”。 |
| 145 | 𠂤 | wo | 契丹大字用三個字音譯漢字“元”和“原”。此爲音譯漢字“元”和“原”的第二個字。參照契丹小字的解讀成果。 |
| 146 | 夫 | ʃi | 音譯漢字“帥”時作聲母。 |
| 147 | 坐 | iu | 音譯漢字“帥”時作韻母。 |
| 148 | 仂、仂、仂 | sin | 均可音譯漢語借詞“夫人”的“人”。根據對契丹小字“九”和“夫人”的解讀成果。 |
| 149 | 平 | piŋ | 可音譯漢字“平”。 |





續 表

| 編 號 | 契丹大字 | 音 值 | 擬 音 根 據 |
|---|---|---|---|
| 150 | 𠂤 | ʃiŋ | 可音譯漢字“聖”。 |
| 151 | 𠂤 | suŋ | 可音譯漢字“宗”。 |
| 152 | 道 | tɑu | 可音譯漢字“道”。 |
| 153 | 𠂤 | koi | 可音譯漢字“歸”。 |
| 154 | 由 | xwɑ | 可音譯漢字“化”。 |
| 155 | 𠂤 | ni | 人名“習尼里”的“尼”。 |
| 156 | 可 | je | 人名“拽剌”的“拽”。 |
| 157 | 𠂤 | tsɑŋ | 音譯漢字“葬”。 |
| 158 | 𠂤 | ko | 音譯漢字“光”時作聲母。 |
| 159 | 𠂤 | lu | 可音譯漢字“禄”。 |
| 160 | 𠂤 | ɑi | 音譯漢字“開”時作韻母。 |
| 161 | 𠂤 | pu | 契丹語“祖父”的“祖”。根據契丹小字對“祖”和人名“撻不也”的解讀成果。 |
| 162 | 𠂤 | ɑn | 契丹大字用三個字音譯漢字“元”。此爲第三個字。它相當於𠂤。 |
| 163 | 𠂤 | then | 可音譯漢字“天”。 |
| 164 | 下 | xɑ | 可音譯漢字“下”。 |
| 165 | 𠂤 | tʂʻ | 契丹語“都統”第一個單詞的第一個字，根據契丹小字的解讀成果。 |
| 166 | 𠂤 | u | 契丹語“都統”第二個單詞的第二個字。根據契丹小字的解讀成果。 |
| 167 | 𠂤 | thur | 契丹語“元”、“初”。根據對契丹小字“元”和“初”的最新解讀成果。 |
| 168 | 𠂤 | tʃhu | 可音譯漢字“楚”。 |
| 169 | 𠂤 | ʃu | 可音譯漢字“書”。 |
| 170 | 𠂤 | li | 音譯漢字“理”。音譯漢字“令”作聲母。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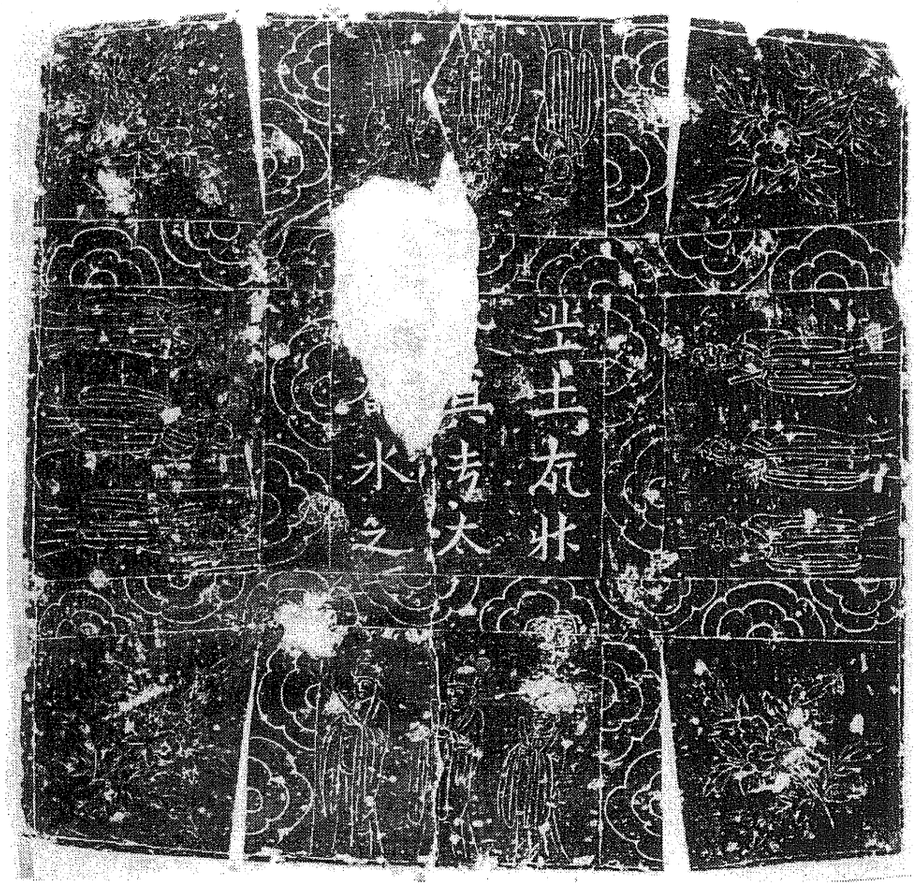
續 表

| 編 號 | 契丹大字 | 音 值 | 擬 音 根 據 |
|---|---|---|---|
| 171 | 𘤙 | ʃɑŋ | 可音譯漢語借詞“尚父”的“尚”。 |
| 172 | 𘤚 | u | 契丹語官名“于越”的“于”。 |
| 173 | 𘤛 | wo | 契丹語官名“于越”的“越”。 |
| 174 | 𘤜 | ɑn | 契丹語 ɑ 類元音名詞的所有格詞尾。它相當於契丹小字中的原字𗼈。 |
| 175 | 𘤝 | tʃo | 音譯漢字“趙”時作聲母。 |
| 176 | 𘤞 | siŋ | 可音譯漢字“清”。 |
| 177 | 𘤟 | nɑi | 契丹語“正月”的“正”。根據契丹小字對“正月”的“正”的解讀成果。 |
| 178 | 𘤠 | tʃŋ | 可音譯漢字“鄭”。 |
| 179 | 𘤡 | nǐo | 可音譯漢字“女”。 |
| 180 | 𘤢 | ko | 可音譯漢字“哥”。 |
| 181 | 𘤣 | yo | 可音譯漢字“藥”。 |
| 182 | 𘤤 | su | 可音譯漢字“蘇”。 |
| 183 | 𘤥 | dɑn | 音譯“東丹”的“丹”。 |
| 184 | 𘤦 | tieŋ | 音譯漢字“鼎”。 |
| 185 | 𘤧 | hɑili | 音譯人名“海里”和“解里”。 |
| 186 | 𘤨 | dor | 契丹語“印”和“禮”。 |
| 187 | 𘤩 | bor | 契丹語“全”和“佛”。 |
| 188 | 𘤪 | thɑ | 音譯漢字“塔”。 |
| 189 | 𘤫 | ʃɑ | 音譯漢字“少”時作聲母。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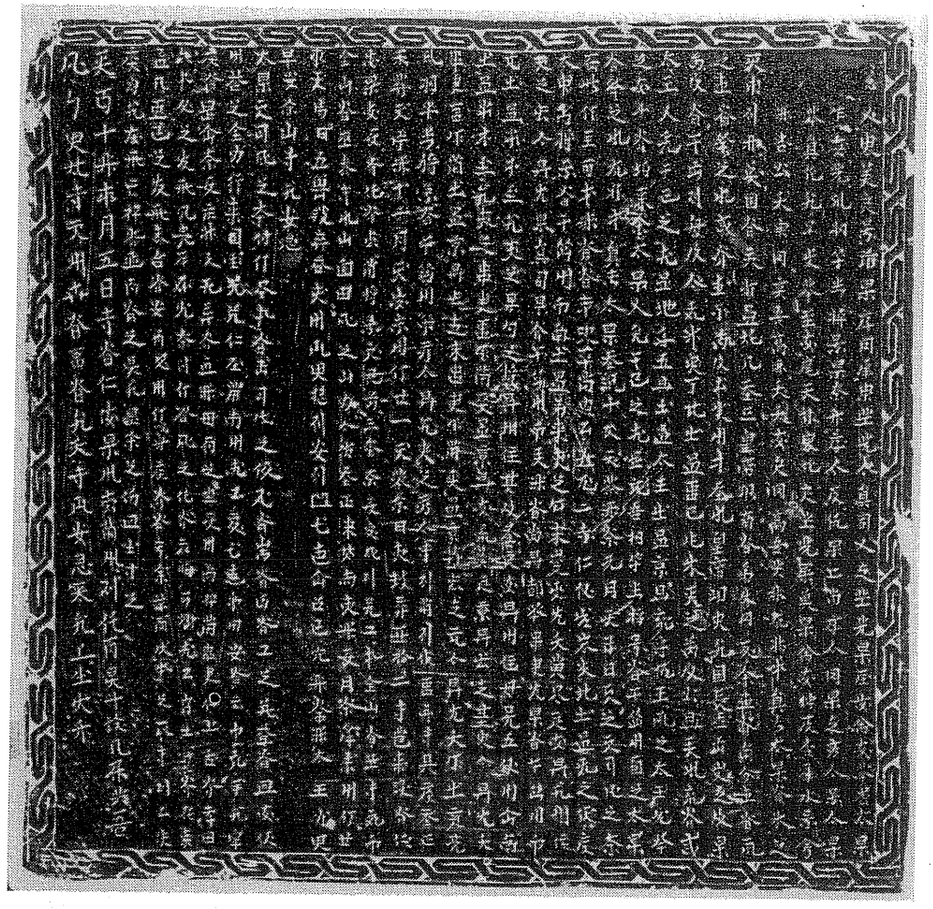




## 附録二 契丹大字耶律昌允墓誌銘



一 契丹大字耶律昌允墓誌蓋拓本照片



二 契丹大字耶律昌允墓誌文拓本照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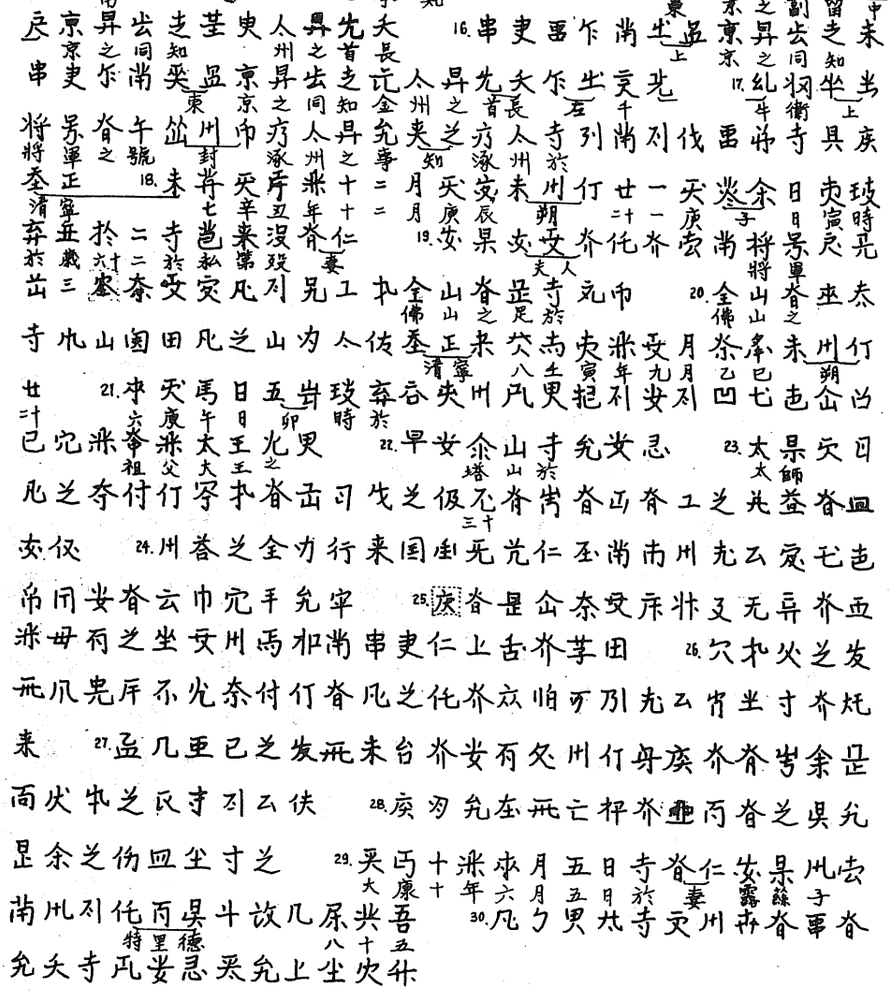
# 契丹大字耶律昌允墓誌銘

壯律太太之誌
允耶 弋音氷墓

土 皇覩眷之
坐故 尢 景師

蓋誌：

尒大上 祇 冏七 5. 盂 垂天人州太大 承 吾吾太太此 昷 來 眷之昷 仪
玄祿景尊天田申邑 余 才 及 吾 受 土院 右 景使土 院 五
丞崇仇單尾屯天食之誌反州 舟 及 弋音受 仇鄰罡 負觀 11. 北北之 司寨丈北兄
景使及諸玄撫公公氷墓凹 実 刃 戚里守守尤 尢 实天知 負觀 14. 冊
光 人州至安杏國眷之火 公公缶 坐 序音岑檢彔 景師弟及 午 尢 眷之 尚 眷 住
坐 序音岑檢彔 4. 太太眷之尚 令 來統景使
支置井節艾 巡 弋音南胞 丌 及 天長 昷 允 支三 日 仁 仪 昷 昇之川封 昇之
又處祭持早 公公王王景師眷之 之 二二市 土面 人州笊 玄府
司察景使允 由 今 昌 之生上 人 爫第穴 寺於南南去同午號尺 中
負觀弓單仇 景鄰尹 帝帝尒 7. 芮令 寺於南南去同午號尺 之 眷之奏
人州將特負皆水氷壯律 耶皇皇戚殘鄰 太太太太 10. 穴坐 尺 三月 州封天 景使及與
光 为 上 岑兼犀漆尤 立 仆子景 令 太太太太 10. 穴坐 尺 三月 州封天 景使及與
坐弓 弋 3. 杏國尒户叁天 及 之 土院 余 日日五歲笊 13. 先 其
東汾羽衛 反柱共十几 爫第三 支政 夾 昇之均 景師弄未乙 午號 史 住
犀隙糺 半 景事仲上吾五灿 眷之 岌 朱 五五 尒 之 太太天辛内 眷之住 串州
同慈光 人州玄夫高百盈 玉 缶 月月尚 余軍州 知 岑監昇穩
序音與十岑單舍大同七打 之 平 已 孑斗 面 将將允擧都都将詳 尚大昇之昇之 之
景使乍左人州景史尺天 6. 長 墨 昱 之 地玄 川封 尒甲叭 尚大昇之昇之 之
詣度 2. 国國昷 尤 9. 三午號柔子眷 川封 尒甲叭 申保安府尚 勾
呆單 之知景使夫實国國承 允 生 之 第眷之兵庚眷 12. 太太灵龍 淋父 之 知
尺 景師景史光 等 大食史喇眷 史 北 丁 午 允之 将將十十才 庆 天 帝 允擧
关 太太同剌坐 等 尒户尒哈玉 坪 丁 午 允之 将將十十才 庆 天 帝 允擧
鬼 庆校人州尺 裘 高有刃 丹分 帝帝 史 毛 王王岑 紹和可 伏 先 川封至之
父 建 岑檢序音仑 吾五南契南 皇皇 米 乂 太太竺 上 垂統王 之 受 益 木
玄夫帝行鬼勷兵千兵大眷 仆子 尤 王 之 扣衡景師仃 无 受 午號 半



三 漢字耶律昌允妻蘭陵郡夫人蕭氏墓誌文拓本照片





## 附録三 漢字耶律昌允妻蕭氏墓誌銘

**漢字耶律昌允妻蕭氏墓誌銘**

大橫帳故建雄軍節度使、崇禄大夫、檢校太師、右千牛衛上將軍、知涿州軍州事耶律昌允妻蘭陵郡夫人蕭氏墓誌銘并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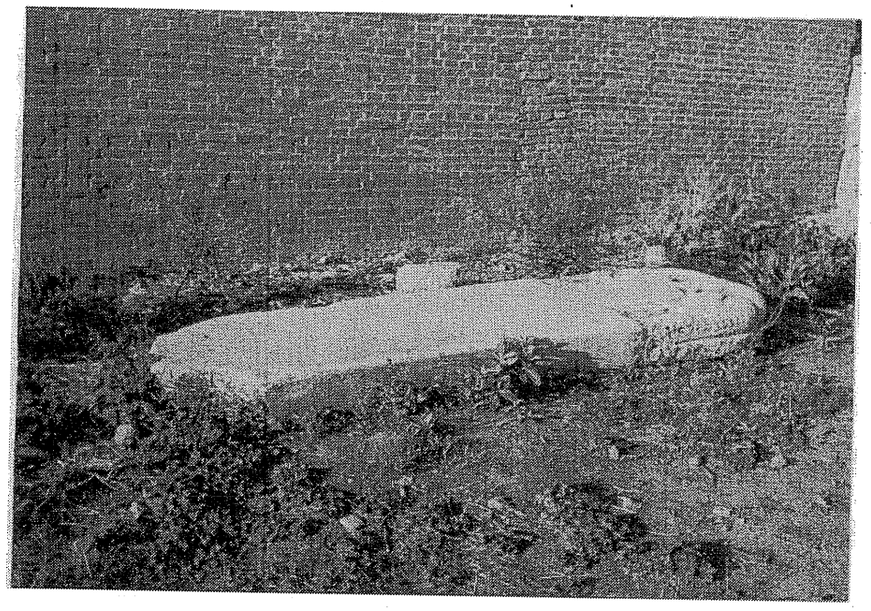
夫人姓蕭氏。大國舅尚父帳、故中書令諱神都穩，夫人大橫帳耶律氏，曾王父母也。闍里王長女、土呼公主、國姓耶律氏，三太傅、駙馬都尉諱耶尼輦，王父母也。春哥郎君，耶律氏屈輦娘子，烈考妣也。若乃與國結婚之始，起家爲相之来，經綸協謀之勤，佐佑席寵之貴，國史書焉。累朝入仕之資，重世襲爵之慶，奇功顯晦之迹，宗親中外之倫，家諜存焉。夫人即春哥郎君之長女。淑慧無方，柔嘉有章。鍾越婺之星光；郁燕蘭之國香。仁慈繼體，孝敬因心。遠驕侈於貴高；施寬仁於僕庶。故建雄軍節度使、檢校太師，姓出帝系；籍通皇闈。磊落負天人之才；蹤横聳棟榦之具。睠乃英胄；允爲好逑。鳴鳳成占，乘龍作儷。迩後太師既歲月受代，更踐要職。夫人累封至蘭陵夫人，從夫貴也。自私室佐餕，問衣進盥，先後起敬，婉而德從。噫！悼孤桐之半死，誓中栢之靡它。克正母儀，遂專家事。庭闈之訓，肄慈誨於義方；筐篚之儀，竭勤誠於薦獻。大安七年冬十一月，寓居中都清河張公私第。其月十二日，寢疾而終，享年八十有一。故孫度賴郎君妻蕭氏楊哥娘子觸地哀摧，血洟過毁。其月十九日啓手足於寓居之宅。歸於義州北塔山之陽。大安八年壬申歲正月壬寅二日乙酉癸時，啓先太師塋合祔焉，禮也。二子：長崇禄大夫、檢校功部尚書、飛騎尉、復州團鍊使諱佶；次曰特里德。皆清言偉度，懿行純誠。如珪如璋，既大成於禮器；爲樑爲棟，將肯構於明堂。皆先夫人而逝。王家慶集，方並秀於瑶林；謝氏痛深，遽雙凋於玉樹。孫二人：長曰度賴，次曰八十五。皆風儀閑俪，神用韶朗，墳素必該，流略斯摠。亦皆先夫人終。孫女二人：長曰闥悖演；次曰時始里，並從適嫁。曾孫一人，小字慶喜，幼亡。曾孫女三人：孟曰烏離演；仲曰阿火；季曰耶懶。並幼。夫人處室也，事父母以孝，恭兄姊以悌。宜家也，待夫以敬，睦族以和。修時祭必服勤而躬饋之；薦福供必潔己而親致之。慈童孺，格霸貫。以焚香禮佛爲事；以齋僧施貧爲念。讀誦經典，日不暇給。其餘福行，具建寺碑。故得年甫期頤，耳目聰明；至於考終，正念無倒。芸芸物性，静本於歸根；冉冉人生，徒嗟於閱世。嗚呼哀哉！孝孫婦楊哥，出以家諜，請記沉石。比克永世，以嗣家聲。靈麻含情，祠既存於湘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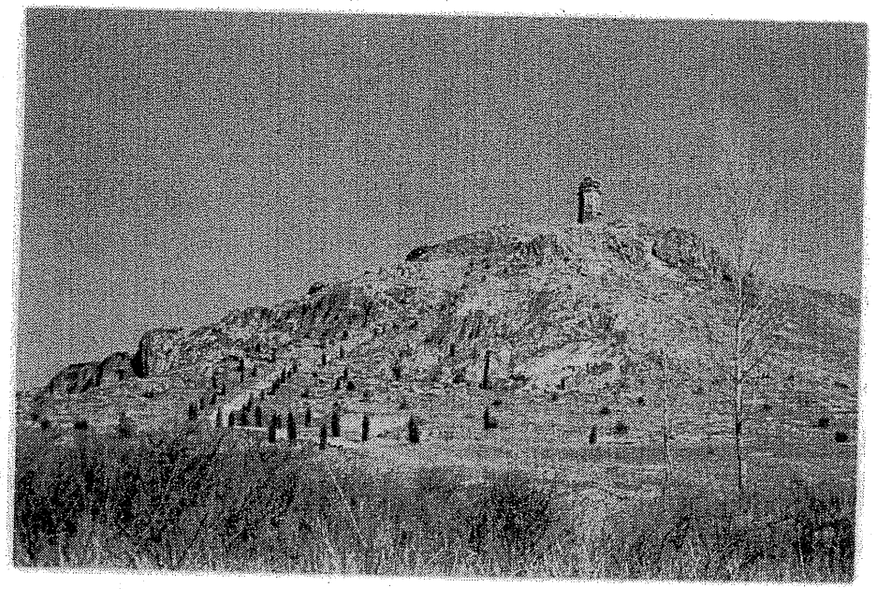


神閨遺恨，名不泯於平原。事不及讓，謹爲銘曰：銀潢淪精，相闡誕生。天與淑哲，曰躋聰明。婺徽儲祉，降嬪戚里。秀映閨房，芳流沼沚。繡題有章，粉田易疆。賦廣逾儉，謙尊益光。蘭陵上郡，嘉號楊兮總以王。笄交之瑀瑟，芝蘭其言，金玉其質。天和厥愆，生六疾兮勿藥，有妄宜數攸拘。舟遁宵壑，簫笳咽恨，列塗芻兮賻布畢陳。露晞朝梧，裖衣已褪，薤唱增悽。松扃重閇，龜筮叶吉。裖泉隧兮［按：原石此處似應有脱字］，戚晨悼兮孫婦哀。佳城鬱兮不復開，魂悠悠兮夜臺。隴樹森兮雙表植，浩劫春兮無時，極名赫赫兮幽石。

**附録四　大遼大横帳蘭陵郡夫人建靜安寺碑**



四　靜安寺碑照片



五　遼代塔山和山上的佛牙舍利塔





**蘭陵郡夫人建靜安寺碑**

大遼義州大横帳蘭陵郡夫人蕭氏創建靜安寺碑銘

前朝請大夫、守太常少卿、充昭文館直學士、充史館修撰、應奉閣下文字、兼編□□□旨、騎都尉、漆水郡開國子、食邑五百户、賜紫金魚袋耶律興公□□□

五都錯峙，帝宅尊乎中土，則大定之分甲天下焉。三教並化，皇國崇乎至道，則梵刹之制佈域中焉。苟或就風雨交會之邦，闢龍象棲遊之境，法興地□，可得而言。若夫迦文示寂之餘，招提奉像之後，締構獲其善報，供事植其勝因，則歷世建寺之文，道之常矣。今略而不書，但叙兹地權輿之事。今太祖天皇帝總百年之正統，開萬世之寶系。公族衍盛，枝葉芬茂。故南大王諱璟，即帝之房孫也。故左金吾衛上將軍諱寧，即公之長子也。故檢校太師、左千牛衛上將軍、知涿州軍州事諱昌允，即金吾之子也。協輔王室，許國之勳既著；並啓土宇，烈壤之錫斯在。天邑之北僅百餘里，則公之故地焉。嵐凝翠叠曰佛山。山之足民屋聚居，若邑郡之大曰義州。今之蘭陵郡夫人蕭氏主之，即太師公之妻也。太師毓慶戚閈，許心□佛。興居暇日，以有思□。憑高而肆望：延岡委迤，環甲第以遠周；孤巘崔嵬，枕閑田而下廊。遂卜此地，肇開勝藍。雖經始之謀有先，而考終之朝奄速。夫人抱未亡之永恨，緝已墜之遺功。發大勇猛之勝心，資不思議之神力。由是斲險爲坦，堙卑就寬。長木下而翠色移，貞礎出而雲光破。風斤疊運，遠谷回音。雷杵高相，寒泉交響。金者冶，瓠者陶，壁者圬，材者斲，彩者繪，隅者塗。衆工衒勤。百事偕作。起於清寧六年庚子歲，成於咸雍八年壬子歲。辰次一周，元功告畢。中其殿，則曼荼羅壇，洎過未七佛叩達高潔之像在焉；雙其樓，則修拓路藏，洎聖賢諸傳章疏鈔記之部在焉。遠侔東土，則震隅設繪者，藥師、如來；近擬西方，則兑位表形者，彌陀、善逝。至於十方寶相、五佛粹容，皆極其端嚴，曲盡於妙。凡法堂、僧宇、厨室、囷房、洎廄庫、客次，靡不備有。皇皇焉，信解脱之閫域，功德之叢林者也。待其山月初霽，嚴雲半開，飛摇金碧之輝，動盪煙霞之色。回簷落影，暑氣由是夏銷。闢棬排空，殘照于焉夕掛。輪奐之盛，可勝道哉。先是，夫人之長男輟供職于行朝，委督征于雜務。得佛牙一顆，大踰方寸。牙上得舍利七百餘粒，若珂□之質。寶壜光射，疑國兵之未分；氈灰色交，訝海龍之反

施。夫人且曰："遺□□蘊，安葬是崇。苟非堅固，必遺後悔。"顧寺之乾位，有孤峰嶕焉。碧石嶔崟，固□巔末。遂募公鑱鑿，深逾數丈。石之開，有文若花葉芬敷之狀。厝窆之日，衆數百人，不約而集。有祥雲彗地，彌覆其上。逮至吉時，則陽景舒光，不差晷刻。葬已□合，郁郁如初。遠近見者，咸驚異之。時咸雍五年九月九日也。明年十一月既望，又前後共三夜，光氣燭天，見者數千人。復就石龕之前，架一小殿，則三聖八像、阿羅漢之容，悉皆具焉。嗚呼！智者始謀，爲利斯永；善人作事，獲福自多。每至暘谷欲暝，曦輪將墜，舍利之影落覆邱塋，則太師公之遺墟承蔭其下。若非巧人心匠神開智端，則揆事之長孰能與於此。凡巨細之費，餘於二萬緡；□□之績，就於十二載。工徒之役算日酬傭；驅籍之家一毫不取。皆賢夫人鬻匳飾、減衣御之爲也。寺既成，必假衆以居之，遂延僧四十人。有講，則復益二十人。僧既居，必資食以給之，遂施地三千頃、粟一万石、錢二千貫、人五十户、牛五十頭、馬四十疋，以爲供億之本。咸雍六年冬，事達黈聽。上用嘉之，勑賜曰靜安寺，奬勤意而賁山藍也。恭惟夫人，以慈心接物類，以冲澹卻世紛。斷而後行，力致者皆爲軌法。仁以成性，身至則自是道場。遂能挺不退之至誠；集無上之良福。與夫桂陽迫愛，起崇義于隋朝；陳妃施財，造逮元于晉代。固可同年而語矣。夫人二子：長曰佶，禮賓副使、銀青崇禄大夫、檢校右散騎常侍、同知利州事兼勸農巡檢。次曰特里德。皆根乎善本，協彼勝心。宏助之功，詎能詳述。大哉！敞阿蘭若之肅姿，像薄伽梵之遺形。所祈者，聖祚垂鴻，固蘿圖于浩劫；群靈護祐，趣花藏于他生。又何止延九族之修齡，薦三代之冥福而已哉。興公才非半古，識不照鄰，自服爲吏之勞，頗滯攻文之思。兹承勤請，未易固辭。摭實寶坊，既盡一時之勝概；□英珉篆，願垂千古之休聲。銘曰：神邑浩壤，六街棊布。雖敞釋宫，不無重圬。□峰幽寂，萬載□閑。雖開禪寶，是勞躋攀。帝輦□賒。川岐易造。能闢勝場，乃得中道。都會百里，嵐光數程。山秀而□，岡横如平。□□夫人，上兹佛地。結構瑰琦，規模壯麗。正殿巍立，危樓對森。烟梵凝碧，朱甍疊陰。寶像中存，□□攸見。月伴高佛，雲□□□。孰□□土，□開□□。□祐睿君，□□含識。庇我華宗，資乎幽冥。

劉鳳翥，字潜龍，1934年11月7日生。1962年北京大學歷史系畢業後考





入中國科學院民族研究所東北古代民族史專業的研究生，師從陳述教授。畢業後留研究所工作，逐步升至研究員。現已退休。

王雲龍，蒙古族，1955年7月12日生，遼寧省阜新蒙古族自治縣人。現任内蒙古赤峰市元寶山區文物管理所所長。曾主持耶律昌允墓的發掘工作。

## A Decipherment of Yelu Changyun's Epitaph in Qitan Large Characters

Liu Fengzhu and Wang Yunlong

### Summary

In August of 2000, from the village of Dayingzi in the Township of Xiaowujiazi of the District Yuanbaoshan, Chifeng City, Inner Mongolia, unearthed were an epitaph of Yelu Changyun scripted in Qitan large characters and that of Mrs. Yelu Changyun with maiden name Xiao scripted in Chinese characters. Lady Xiao was responsible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a temple named Jinan Shi. Among the unearthed there was also a stele commemorating the latter event with a title "Stele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Jingan Shi by Lady Xiao from Lanlingjun of Dahengzhang, Daliao". The two epitaphs together with the stele form an integral set of language data valuable in deciphering texts written in Qitan large characters. Additionally, they also represent some important raw historic data crucial for gaining deeper insight towards the history of the Liao dynasty. This article resolves the first four lines of Lord Yelu's epitaph and the name of the Greater Qitan nation. It also makes out the official titles of Lord Yelu's ancestors and the life of the Lord himself. It figures out the location of Yi Zhou, Ta Zhou and Jingan Shi. From the newly deciphered Qitan large characters in this study, a reconstruction of phonetic values for an additional one hundred and eighty some Qitan large characters are made. A tabulation of updated reconstructed phonetic values of Qitan large characters is appended. Also appended are transcriptions of the full text and a photograph of the hand-rubbed copy of the epitaph.

燕京研究院

# 燕京學報

新十七期

主　　編：侯仁之
副 主 編：徐蘋芳　丁磐石
編　　委：（按姓氏筆畫排列）

| | | | |
|---|---|---|---|
| ＊丁磐石 | 王伊同 | 王鍾翰 | 伍福强 |
| ＊吴小如 | ＊林孟熹 | 林　庚 | 林　燾 |
| 侯仁之 | ＊夏自强 | ＊郭務本 | ＊徐蘋芳 |
| 張芝聯 | 張瑋瑛 | 張廣達 | ＊程毅中 |
| ＊經君健 | 趙　靖 | ＊劉文蘭 | ＊蘇志中 |

（＊常務編委）
編輯部主任：郭務本
編　　輯：江　麗　李月修

北京大學出版社
二〇〇四年十一月·北京

# 目　　錄


試論淮系史前文化及裴李崗文化的主源性…… 高廣仁　邵望平( 1 )
唐宋驛傳制度變迹探略…… 曹家齊( 37 )
契丹大字《耶律昌允墓誌銘》之研究…… 劉鳳翥　王雲龍( 61 )
評清世祖遺詔(上)…… 姚念慈(101)
乾隆時期滿文阿禮嘎禮字研究
——從《同文韻統》、《大藏全咒》到滿文《大藏經》…… 羅文華(157)

隱士嵇康的信仰悲劇…… 顧　農(183)

暹國坤藍摩堪亨大帝之文治武功…… 陳禮頌(201)

評《劍橋中國史》
評《劍橋秦漢史》…… 彭　衛(211)
評《劍橋隋唐史》…… 孟彥弘(223)
西方蒙元史研究的新收獲
——評《劍橋中國遼西夏金元史》…… 党寶海(235)
彼時彼地與此時此地
——評《劍橋中國史》第7~8卷(明史)…… 趙世瑜(249)
“觀其所藏,知其所養”
——談《田家英與小莽蒼蒼齋》…… 丁磐石(263)